



钱理群作品精编

钱理群

漂泊的家园

——家人与乡人篇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钱理群作品精编

钱
理
群



漂泊的家园

——家人与乡人篇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泊的家园：家人与乡人篇 / 钱理群著. —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6.9

(钱理群作品精编)

ISBN 978-7-108-05449-4

I. ①漂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8194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

字 数 273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4,000 册

定 价 48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前言

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；我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。

首先是我出身的钱氏家族。在我的感受里，我和家人之间，不仅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，更有一种精神的交融。我曾以“对内谦让，对外奉献”来概括钱氏家风与传统，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。对我的影响更为深刻的，是家庭在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巨变中的曲折命运。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分离，最终导致了“生不团圆，死各一方”的大悲剧。我们家庭集中了中国近现当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：外祖父是晚清维新派乡绅，父亲是作为亲美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体制，三哥则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，大哥是一个爱国的自然科学家，晚年又加入了共产党，四哥与二姐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，是忠诚的共产党员，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完全是新中国培养的。这样，我们的家庭，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缩影；因此，我研究知识分子问题，所面对的就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，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、家庭，或者说是研究自己。而且家人政治选择的巨大差异与内在的相通，又决定了我的研究立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：我对父辈与兄长的不同选择都有同情的理解，更自觉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。

最感自豪的是，我还有第二故乡贵州。我从1960年被发放到那里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青春时光，经历了“自然灾害”

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大劫难。我曾说过，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，是贵州这块大地和父老乡亲，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，我也和他们一起经受了生命的磨难，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。具体地说，“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；和贵州真人的交往，培育了我的堂·吉诃德气；‘文化大革命’中的摸爬滚打，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，民间情怀，底层眼光；十八年的沉潜读书，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和底气”。（《漂泊的家园·后记》）

我在1978年离开贵州，回到北大，依然保持了与贵州乡人的联系。于是，我就拥有了北大与贵州两大精神基地，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高层与底层、中心与边缘、精英与草根之间，我认为这是我的人生和学术的最大财富。在退休后，逐渐远离了越来越陌生的北大，贵州的乡人就更成了精神的依靠。可以说，我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，这真是难得的福分。我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，以表达我的感激与怀念之情。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：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。

目 录

前 言……1

辑一 生命之根

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……3

哦，你是我的父亲……6

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……11

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……37

悼大姐……40

哭好哥……45

心系黄河(节选)……53

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……86

龚姐，一路走好……103

无以表达的悔恨……108

愿你永远是年轻的革命者……112

辑二 脚下土地

- “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……125
-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……184
- 正史掩不住的光耀……200
-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……206
- 我读戴明贤其书其人……209
- 我的怀念温馨而恒久……216
- 痛悼同代人的“死”……219
- 给亡友尚沸……222
- 我们共同的坚守和追求……225
- 民间思想者：我的精神兄弟……245
- “土地里长出的散文”……254
- 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……280
- 我的关于地方院校教育的畅想与空谈……299
- 屯堡文化研究的动力、方法、组织与困惑……312
- 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……323
- 附录一：钱理群著作目录……333
- 附录二：钱理群编纂目录……339

辑一

生命之根

在《生命之根》中，作者以细腻、真挚的笔触，描绘了生命之根的生长与繁衍。

「生命，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礼物。它是一个奇迹，也是一个挑战。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，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们经历着无数的磨难与挫折，但正是这些磨难与挫折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与勇敢。生命之根，是我们在风雨中的依靠，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有根，我们就能屹立不倒。」

作者通过细腻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，揭示了生命之根的内涵与意义。生命之根，不仅是我们的肉体之根，更是我们的精神之根。它是我们心灵的归宿，也是我们灵魂的寄托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们不断地寻找着生命的根，不断地探索着生命的意义。生命之根，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也是我们成功的基石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只有扎根于大地，我们才能茁壮成长。生命之根，是我们生命的源泉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希望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有根，我们就能战胜一切。生命之根，是我们生命的根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根。

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

（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七中的前身浙江安定学堂的创办人，2011年学校为他建造铜像。这是我为表弟项湜五代拟的讲话词。这篇讲稿，得到了四哥钱树柏的认可与赞扬，以为是对外祖父的公正评价。现在四哥也远离我们而去，发表此文，也算是对四哥的纪念。）

尊敬的杭州市教委，杭州七中领导、老师和同学们：

首先，我代表项兰生祖父的六个孙子，六个孙女，以及九个三十五世子女，五个三十六世子女，以及项兰生的外甥辈钱氏子女，感谢市教委与七中在校园建造项兰生铜像，这是我们项、钱两家的光荣，对我们后代子孙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与教育。我们一定努力学习祖父的优秀品质，并继续发扬光大，以告慰祖父在天之灵。

我的父亲项仲雍是祖父的长子，我因此应该算是长孙。祖父在世时，我的年龄太小，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，但也有模糊的印象，一是祖父家里的书极多，二是祖父言语不多，总是在那里读书、写字，因此，祖父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位严正、严肃的知识分子，让人肃然起敬。我是近年有机会读到祖父的《自订年谱》，才对祖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下面，就谈谈我的一些认识。我认为，祖父项兰生先生一生有三件大事，特别值得纪念，而且这是最能体现他的精神的。

第一，祖父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，祖父的《自订年谱》里特地记录了老师对他的三点教诲：一是“对于八股文不必看得太重，务必多读史书”，二是“认识世界大势，以此为立身行己的基础”，三是“功名问题，要坚决放弃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三点是影响了祖父一生的发展，而且是显示了他那一代人的特点的。这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的一代，这是具有改革精神的一代，这是一心为国为民，毫无个人功名之心的一代，因此，这也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一代人。我认为，应该把祖父创办七中的前身、当年的安定学堂，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，才显出其意义。所以他几乎在创办安定学堂的同时和前后，还参与了浙江高等学堂（今浙江大学）的创办，《杭州白话报》的创办，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，开发浙江交通事业，最后，还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。无论是办大、中学校，办报纸，还是修公路，建银行，都是“第一个”，今天我们回顾与总结浙江的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，是不能忘记祖父这一代先驱者的。作为个人，能够在这么广泛的领域都作出开创性的贡献，更值得钦羡。这不仅显示了过人的智慧和勤奋，更有过人的胆识。这一点，对今天的年轻的朋友，是应该有启示的。

第二，今年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。祖父时任大清银行总行秘书官、上海大清银行代总办。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，历史的巨变自然造成了人心的浮动，居民纷纷到银行提款，掀起了挤兑风暴。祖父沉着应对，和各方联系，果断地调拨了大量货币，及时解救了危机，对稳定辛亥革命以后的上海局势起了很大作用。这应该算是祖父对辛亥革命的一大贡献吧。

第三，祖父后因不满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行业风气的颓败，年过五十就宣布退休，以保持一生的清正廉明。1947年上海的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“反内战，反饥饿”运动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

镇压，年已七十五的祖父，又和陈叔通等十位老人一起联名抗议，声援学生，当时是震动了整个上海的。由于不满意国民党的专制、腐败，祖父的子孙也纷纷走向革命。时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的祖父的二子、我的二叔项叔翔和新四军秘密联系，提供经费和药品；孙子项淳一、外甥钱树柏参加了地下党；外甥女钱树榕加入了新四军，祖父一律不干预，不阻拦，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。这都显示了祖父的深明大义，他一生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前进的。这或许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哦，你是我的父亲

这一两年，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——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：给老师，给亡友，给……

最应该偿还的，留在最后。

我不知道该写什么，该怎样去写——我几乎无话可说，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……

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。

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，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。

哦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你的儿子。

明年某月某日——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——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；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，坐在未名湖畔，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，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，却无法想象，更不能具体地说出：你的容颜，你的声音，你的思想……你对于我，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，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！

多少次，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，挖掘出你的形象，但收获的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：1948年的冬天，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，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，在吃着什么——仿佛是汤圆，仿佛又不是，模糊不清了。男孩很快地吃完了，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，中年人微微一笑，把自己碗里剩下的，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，突然长叹了一口气……

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，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，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：父亲，你哪里知道，你的沉默，微笑，连同你的一声叹息，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，温暖着，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！……

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，留在我的记忆里的，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。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，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、哥哥和姐姐。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，却不怎么想念你——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；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、中山东路的时候，你不是出差在外，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，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。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，不知怎么的，我总有一种安宁感。“那是我的父亲，父亲。”我对自己说，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。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总要多摆几副碗筷——为你，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。这时候，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，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，很快就忘了：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。

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，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，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：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。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，想去问母亲，看到她一脸愁容，却不敢开口。还是“新奶妈”——长住我们家的女佣，你一定记得的——悄悄告诉我，四哥（他是共产党员，在南京团市委工作）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，与你划不清界限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。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，仿佛觉得有些奇怪，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，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，从此，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。

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。1953年，刚满十四岁的我，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（后改称为“共产主义青年团”）的申请，这

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，仿佛到了十四岁，就应该、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。但我的申请，却遭到了拒绝，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、学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。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，一阵天旋地转以后，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，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。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：我的入团介绍人、也是我的好友，一脸严肃地正告我：必须从思想、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。“反革命？！”我差点大叫起来；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、沉静、微笑着的你，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？！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，父亲与革命，都同样神圣，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这未免过分残酷，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我的那位好友，整整一个暑期，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；我知道，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，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，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。他总是不等坐定，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，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。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，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，那样，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，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，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——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，我也正热心于作词，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……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；他也呆望着我，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。时间到了，他默默地站起来，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，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。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，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，在同一个时刻，一分也不差。呵，父亲，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，你当然不会想到，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！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。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，我默默地想：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

像一样永远消失，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，那该多好。呵，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，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！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……

从此，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，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。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，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。在我简单的行囊中，有一张父亲的照片，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。但我从不敢翻出来，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；但又始终保留着，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。不管看与不看，“他”存在着，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，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。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，我无言以对。当时正盛行着“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革命逻辑，我也为自己的大胆（解放后几十年，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）吓蒙了。我唯有低头、认罪、忏悔，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，只恨不得切断一切社会联系（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），还一个一无牵涉的“自己”。因此，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，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，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——事情过去很久以后，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。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，他问我：“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？”我望了他一眼，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：我已经心如死灰，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，更不说父子之情……

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：当我得知父亲 1972 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，我才猛然省悟，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——

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！呵，我这大逆不道的、罪恶深重的儿子！

尽管 70 年代末，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，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，

我却再也不敢正视。我的眼前，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：我亲手点燃的火，一点一点地吞食了我的父亲——他的沉思、微笑，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！……

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……

哦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你的儿子！

1991年12月